

莎士比亞的中品

醫學人物

與理論

岳傳洪



亞比士莎 廉威
(William Shakespeare)

導言

綠杏十六期九十一頁，「How to Learn Medicine」一文，曾引用劍橋大學醫科主任Dr. A. E. Clark-Kennedy的話說：「我請您們多讀些偉大的文學作品，有時一部小說描寫一個病症，往往比任何教科書上所描寫的更生動、更深刻。同時，從事醫學工作還需要有人生的經驗，除了生活之外，小說名著便是獵取人生經驗的較佳捷徑了。莎士比亞、狄更斯……事實上，他們都是偉大的臨床觀察家。」我很願意用這句話，當做兩年來學醫之餘，閱讀莎翁作品的感想。

莎士比亞，這位出生於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於一六一六年同月同日，整整活了五十二歲的大文豪，是位「永恆人性」的刻畫者，他對感情透澈的理解，使他所描寫的嫉妒、仇恨、情愛、勇氣、理想和命運，能成爲人類共同的寫照，激起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民族的共鳴。他又是位「迷離人生」的表現者，他具備敏銳的觀察力和豐富的想像力，把花花世界的每一種人物塑造出典型，讓他們在舞台上穿插出各種人生的際遇；每一個閱讀他作品的人，都能活生生地接觸各式各樣的人物，也都能深刻地體驗變化無窮的人生。

醫學這種界於生死之間的職業，當然是莎翁寫作時不會忽視的題材。雖然莎翁所採用的背景，有神話時代的雅典、紀元前的埃及、也有中世紀的義大利，但是，他所代表的醫學知識，無非是十六、七世紀時倫敦市民的醫學觀。以一個醫學生的身分閱讀莎翁作品，我很早便注意到其中涉及醫學的情節，加上我對醫學史的興趣，使我利用這個寒假，仔細整理莎翁全集中的各種資料，希望能由這個角度，觀察當時的醫學情況。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我個人的一點心得；當然，莎翁作品中與醫學有關的，不僅這些，但是，因爲篇幅限制，我只能先談這些地方，其他部分，我打算以「莎翁作品中的疾病與藥品」爲題，發表在今年六月一日出版的綠杏，屆時還希望各位惠予指教。

以英文閱讀莎翁原著，對我國學生（包括外文系學生），實爲困難；所以本文大體上都以梁實秋教授的譯本爲依據。梁教授由民國二十年起，以三十五年的時間將莎翁全部作品翻爲中文，這套「莎士比亞全集」，由遠東書局出版，包括三十七齣戲劇，二首長詩和一本十四行詩集。另外，世界書局也有一套朱生豪譯的莎翁全集。我在動筆前，儘可能地查證英文，我所採用的版本是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Edited by G. B. Harrison, 這本
書市面上可以買到，本校圖書館也有。爲了節省篇幅，無論譯文或譯名，皆不
附英文；爲了避免混淆，劇本名稱用「」標出。此外，有些引句後面有星號（
*），表示這句話並非莎翁原文，而是從梁教授的注釋中引出，因爲有時引用
原文不易說明的緣故。

醫學人物

(1) 醫師：在莎翁的戲裏，談到醫師的地方很多；但是出場的醫師只有七
位。其中「溫莎的風流婦人」那位凱斯醫師演的是情敵的角色，「波里克里斯
」中的塞利蒙是位貴族，其餘五位（「李爾王」、「辛伯林」、「亨利八世」
各一位，「馬克白」兩位。）都是宮庭的侍醫，擔任貴族巨室的侍醫，正是當
時醫師的主要職務，因爲當時進過大學，擁有學位的醫師很少，他們屬於知識
階級，社會地位很高，只有豪富人家才請得起醫師。

從一五一八年起，醫師們爲了聯絡彼此間的友誼，也爲了維護他們的權益
，組織倫敦皇家醫學會（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
「皆大歡喜」曾提起這個團體，可見當時它已頗受重視。今天，列名爲 F. R.
C. P. (Fellow of R. C. P.) 仍是醫師的最高榮譽。美國的 F. A. C. P.
及 F. A. C. S. 也都由此制度模仿而來。

(2) 藥商：「羅密歐與茱麗葉」裏，出現一位藥商。羅密歐說：「我想起
一個賣藥的人，他就住在附近，我看他衣裳襤褸，皺著濃黑的兩道眉，在那裏
揀藥草；他面容削瘦，貧苦把他折磨成一把骨頭了；他的冷清的店舖裏掛著一
隻大龜，一條剝製的鱷魚，還有其他奇形怪狀的魚皮，架子上疏疏落落的放著
幾個空盒子，綠瓦罐子，膀胱，發霉的種子，剩餘的包裝繩子，還有幾塊陳年
的壓成餅的玫瑰花瓣，在那裏裝門面。」這段生動的描寫，足夠讓我們對當時
的藥店，有個概略的印象。

十三世紀起，歐洲便有「醫藥分業」制度。莎翁時代，這種制度相當普遍
，所以「波里克里斯」裏，塞利蒙開了一個藥方，要他的僕人拿到藥舖去調劑
。但是這種制度執行得似乎不够徹底，因爲後來塞利蒙給戴伊薩的藥是自己配
的；「辛伯林」裏，考尼利阿斯醫師給王后的藥也是自己配的。還有些時候，
雖然沒有醫師處方，藥商仍把藥賣給病人，比如「羅密歐與茱麗葉」裏那位藥
商，經不起羅密歐四十金幣的誘惑，違法賣出一種「令人斷氣之快，像火藥一
經點燃便轟然爆發」的毒藥。正是這杯毒藥，奪去了羅密歐的生命。

(3) 江湖郎中：這類記載最多，可分四種：

A 外科醫。嚴格的說，應稱爲「創傷醫」，有別於理髮匠或澡堂堂倌充任
的「理髮外科醫」或「澡堂外科醫」。「創傷醫」專治外傷骨折，有時也替人開
刀整容。外科技術是一種手藝，而當時有教養的紳士是不肯學手藝的；據說扒
手都分「扒竊」和「割竊」兩種，前者用手向口袋中扒取錢包，後者用小刀從腰
帶割開錢包。扒竊不屑與割竊爲伍，因爲割竊使用工具——工具是低賤的手藝
人才用的。這種觀念下，大學沒有外科課程，正式的醫師絕不施行手術；雖然，



里英百一北西敦倫福拉特史的畔河波阿在居故翁莎
(Stratford-on-Avon)

在義大利，法國已有維薩留斯（Vesalius，解剖學之父）和巴雷（Paré，外科之父）大聲疾呼，打破這種觀念，但是英國風氣未開，所以莎翁劇本裏的外科醫仍是不識字的手藝人。「第十二夜」提到一位叫秘克的外科醫，他是位「早上八點就喝酒的醉鬼」，可見當時外科醫生甚被輕視。「暴風雨」、「馬克白」、「亨利六世上篇」、「羅密歐與茱麗葉」、「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都提到外科醫，並且說他們帶著工具箱子，以油膏塗在傷口等等。

B 理髮匠。除了理髮外，他們還替人拔牙。「惡有惡報」談起他們把拔出的牙齒掛起來，以為招徠；「空愛一場」又提到他們帶著高帽子，左邊插根別針。把牙齒掛起來，可能是當時文盲太多，不懂看招牌；插別針則是一種時髦，因為別針是歐洲大陸的進口貨。

一五四〇年，創傷醫和理髮外科醫組成了「理髮匠與外科醫聯合公會」（The United Company of Barber-Surgeons），這是英國皇家外科醫學會的前身，對外科醫生地位的提高，有相當貢獻。

C 澡堂的堂倌。古羅馬人很重視沐浴，他們建築了許多規模宏大的澡堂，羅馬被日耳曼人滅亡後，歐洲人採用蠻族河裏洗澡的習慣，澡堂遂廢。中世紀末期，人口漸向都市集中，住屋多半沒有浴室的設備，所以公共澡堂重新興起。取消入澡堂洗澡的權利，時人認為莫大的懲罰；客人被招待洗一次澡，是種至高的榮譽；而洗澡的費用，則為窮人一大負擔。澡堂裏男女共浴，旁有樂師奏樂助興，還有食品供應，洗完澡可以唱歌跳舞，或在附設的房間睡覺按摩，澡堂真是天堂。不幸的是澡堂慢慢變質成傷風敗俗的地方，堂倌替人拉皮條，痲瘋梅毒橫行，到了莎翁時代，談到洗澡就令人想到淫穢之事，莎翁劇本裏，以此為題材的笑料很多，「惡有惡報」、「雅典的提蒙」、「亨利四世上篇」和「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裏都有這種例子。至於澡堂的堂倌怎麼會成爲江湖郎中呢？原來當時的人雖然知道上澡堂容易傳染梅毒，但是他們也相信洗澡是養生治病的妙法，尤其是蒸汽浴，使人出汗，被認爲是治梅毒的良方，所以那些堂倌們，一面拉皮條，一面替人治病，還不時拿些奇怪的東西，如煮梅子等給病人吃，聲稱有治病的功效。

以上三種江湖郎中，在對話裏常被談起，但沒有這種角色上台。



（血放人替生醫科外髮理）



（尿驗壺尿起舉師醫）

D 術士。「第十二夜」提到女術士，能憑小便診斷病症。「錯中錯」，出現一位叫品施的術士，他被主角哀安罵爲：「帶著一臉餓相的瘦鬼，一付骨頭架子，一個江湖庸醫，一個襤褸的術士，一個占卜算命的，寒酸的，凹眼的，憔悴的倒楣蛋，一個活死人。」他先替哀安摸脈搏，然後說：「惡魔，你附在這個人（指哀安）的體內，現在我念動真言，命令你不得再行纏擾，我是以上天所有聖徒的名義來驅逐你。」哀安仍舊罵個不停，他便吩咐僕人：「看他慘白的臉色，我就知道他鬼魂附體，必需把他捆綁起來，放在一間黑屋子裏。」哀安逃出來後，把這個術士捆起來，用柴火燒他的鬍子，然後，把大桶泥水兜頭澆上去，用剪刀把他的頭髮剪得亂七八糟，成爲一個小丑的樣子。從這段劇情，我們可以想像術士的模樣，我們也可以看出莎翁對術士抱著嘲弄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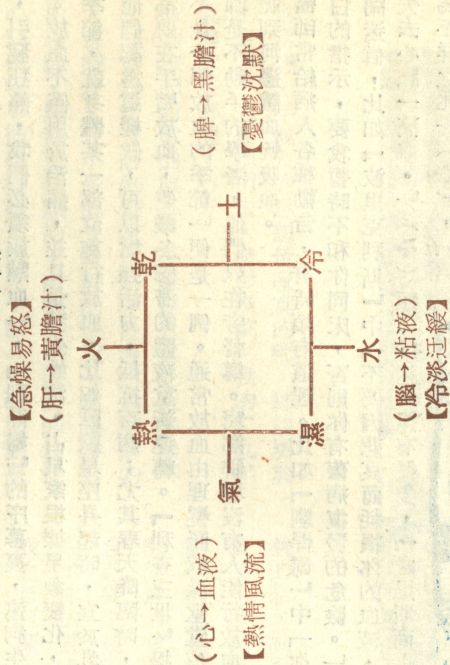
(4) 其他：有四個角色沒有醫者的身份，但是做了和醫藥有關的事情。一是「皆大歡喜」的海倫娜，二是「仲夏夜夢」的仙后，三是「哈姆雷特」的丹麥王，四是「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勞倫斯修道士。他們調製的藥品對劇情發展非常重要，留在藥品的部分另加討論。

有幾位醫學史上的名人，在對話裏被提起。最著名的是葛倫（Galien），「考利歐雷諾斯」、「皆大歡喜」和「溫莎的風流婦人」三齣戲裏都有他的名字。他是西元二世紀的羅馬名醫，集希臘羅馬醫學思想之大成，一直到十七世紀爲止，醫師們對他的學說深信不疑。第二個是哀斯鳩雷皮阿斯（Aesculapius），他是希臘的醫藥之神，在「波里克里斯」及「溫莎的風流婦人」兩齣戲裏被提起。希波克拉底斯（Hippocrates），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名醫，後世公推爲醫學之父，在「溫莎的風流婦人」裏被提起。巴拉塞色斯（Paracelsus），十六世紀的瑞士名醫，是位獻身於打倒葛倫思想的傳奇人物，在「皆大歡喜」裏被提起。還有一位露賽娜（Lucina），她是神話中司分娩的女神，「波里克里斯」和「辛伯林」兩齣戲裏被提起。

醫學理論

莎翁所生存的時代，正是現代科學思想逐漸萌芽的時代，巴雷 (Pare)、哈維 (Harvey)、培根 (Bacon)、維薩留斯 (Vesalius)、巴拉塞色斯 (Paracelsus) 這些現代醫學的奠基者，都是莎翁同時代的人物，但是他們的學說尚未被時人所接受，所以葛倫 (Galien) 的權威，中古的迷信仍深植於人心。莎翁作品中，不斷出現「體液」、「靈氣」、「占星」等字眼，充分顯露當時醫學知識的貧乏和荒謬，與所謂「黑暗時代」相差不遠。

「體液學說」源於古希臘，經過葛倫發揚光大，支配西洋醫學思想，達一千五百年之久。這個學說，可以下圖說明：



熱濕乾冷是宇宙的四種基質 (Quality)；這四種基質互相配合，產生氣

水土火四種要素 (Element)；體內有四大器官——心腦脾肝，分泌四種體液 (Humor)——血液、粘液、黑膽汁和黃膽汁；人體的四種體液和宇宙的四種要素相對稱。比如熱和乾相配合產生火，肝所分泌的黃膽汁和火對稱，黃膽汁太多造成火氣旺，必需施以濕冷的藥來退火。人的體質，也依照體液的多寡，分為四類：多血質的人熱情風流，粘液質的人冷淡迂緩，黑膽質的人憂鬱沉默，黃膽質的人急躁易怒。「馴悍婦」裏有「肉焦了，乾了，我邊醫囑絕對不能食用這種東西，它會產生膽汁，使人火氣大。」並說「憂愁過度以致血液凝滯，人情抑鬱，釀成瘋狂。」「錯中錯」說「烤乾的肉使人火氣大。」「第十二夜」說「我們人生不是四種要素所構成的嗎？」還有「亨利四世下篇」所謂「冷

靜的脾胃，熱烈的肝膽」，這些都是體液學說的例子。

「靈氣」也是一種古老的理論。依照葛倫的解釋：「自然氣」存於肝，能使營養化成血液；「生活氣」存於心，是一種博動的力量；「動物氣」存於腦，乃是一種知覺，能通過神經，擴及全身。「利查三世」所謂「悲哀的情緒使人的精神湧向心臟，心臟隨著膨脹，必須割斷胸前的衣帶，以免暈倒。」(※)這種奇怪的說法，正是靈氣論之一。

「占星」起源於四千年前的巴比倫，莎翁時代全盛於歐洲。無論帝王將相、市井小民，也無論邦國私人，大小事件都要向占星家們求救。占星學的基礎是黃道十二宮，每一個人依照他的生日而被列入某一宮，比如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是牡羊宮，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獅子宮；每一宮有一個守護星，牡羊宮是火星，獅子宮是太陽；此外每一宮又支配身體某一部位，比如牡羊宮支配頭腦，獅子宮支配心臟等等。「第十二夜」所謂「金牛星支配頸和喉」(※)，「十四行詩」所謂「土星增加憂鬱」(※)，固然是占星學的應用，「亨利五世」中說「病危的人在落潮時死去」(※)以及「仲夏夜夢」說「月亮照得各處如洗，以致濕痺的症候到處都是。」也無非以月亮盈虧推演出的迷信。因為當時醫學思想如此荒誕，所以醫師在診斷和治療上，採用許多我們看來非常可笑的方法。其中以驗尿和放血最普遍，應用之廣幾乎等於今日的量體溫 and 注射。

「驗尿」：現代醫師也不時驗尿，但是古今驗尿的方法截然不同。古代把病人的尿放在一個玻璃製的尿壺裏，尿壺的樣子就像化學實驗所用的長頸瓶，底下是圓球形；有時病人行動不便，僕人把尿壺放在籃子裏，提到醫師家去檢查，醫師舉起尿壺，對著光線研究尿的顏色，沉澱，味道和重量。據說他們能分辨十八種不同的尿色，他們還把尿壺看成具體而微的人形，上面是頭，底下是軀幹，以此推測致病的部位。尿壺所以深受重視，主要是「體液學說」的影響；疾病是四種體液不平衡所造成的，體液的變化會表現在尿裏，所以驗尿是最好的診斷方法。當時驗尿應用很廣，竟使尿壺成爲醫師的標幟，就和聽診器是現代醫師的標幟一樣。「馬克白」、「亨利第四下篇」和「維洛那的二紳士」都出現有關驗尿的對話。最妙的是「溫莎的風流婦人」裏，先稱醫師爲「驗尿的」，繼而又戲稱「傑出的醫師」爲「尿壺中的西班牙王」，因為西班牙是當時歐洲一等強國，尿壺中的西班牙王表示特大號的尿壺，也就是指最優秀的醫師。「第十二夜」提到女術士憑小便診斷病症，可見連江湖郎中都盜用這種技術，和我國賣膏藥的密醫，喜歡掛幾張人體解剖圖以廣招徠，頗有

異曲同工之妙。

「放血」•平常叫 Blood Letting，正式的名字叫 Phlebotomy，Phlebo-是靜脈的意思，-tony 是切開的意思，Phlebotomy 就是靜脈切開術，有人譯做刺絡，絡者，血管脈絡也。放血和驗尿一樣，由「體液學說」引申而來：體液不能平衡時，切開靜脈，血液流出，四種體液得以重新組合，恢復平衡健康的狀態。放血術可以追溯到希臘羅馬時代，到了中世紀時，修道院的修士們每隔一段時間必須放血，使他們較為虛弱，不致引起凡塵的肉慾，以後對那些害相思病的少年也如法泡製，頗具神效，放血和體液學說相呼應後，放血風氣大盛，無論什麼病都用放血來治療，枉死在這種治法下的人不知有多少。「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說「我要給他的壞脾氣放一點血」。「亨利四世下篇」說「放血過度，引發狂熱，我們必須放點血」，「馴悍婦」的序幕裏，連狗生病都放起血來。放血不僅用於治痛，並且是養生妙法，占星家根據星象變化，勸人在一定的季節，就身體某一部位施行放血，比如巨蟹星座升起時，宜於乳部放血等等，他們認為這樣做，可以增強活力，抵抗百病；尤其春天降臨時，幾乎每一個人都要在手臂放血，使嚴冬鬱滯的體液重新運轉。「利查三世」提到「醫師說這不是一個放血的季節」便是一例。通常放血由理髮匠或澡堂堂倌來做，因為醫師是不動手的學者，他們只在旁督導。窮鄉僻壤沒有人能行放血術時，人們乾脆到河邊讓血蛭吸血。

醫師常給病人各種勸告，有時頗有道理。比如「馴悍婦」中「你的醫師曾有明白的指示，要我暫時不和你同床，否則你有舊病復發的危險。」有的純粹是民間迷信，比如「波里克利斯」中「不要因悲哀而耗損你的血液，因為嘆息一聲失去心臟一滴血。」（※）類似的迷信還有很多，「威尼斯商人」中「流血為不祥之兆」（※），「第十二夜」中「手乾之人卑鄙無情」（※）等都是。關於肝臟有兩個奇怪的說法，一是「威尼斯商人」裏「儒夫的肝白得像奶」，一是「哈姆雷特」裏「我的肝沒有膽汁，受了欺侮也不覺得苦。」至於死亡，「約翰王」裏有一段話說：「人死時在戶外較舒適，靈魂脫離肉體，可直昇天庭，



（血吸蟲讓邊河到上晚天春）

無需穿門越戶。」（※）不過，莎翁劇本裏只有約翰王死時抬到花園，其餘都在室內死去，可能這種習俗不很盛行。

感言

如果醫學史是在舊紙堆中研討落伍的知識，或在繁瑣的人名和年代中背誦醫學發展的過程，這種醫學史是毫無意義的。我們研讀歷史的目的是要參考前人的經驗，解決我們所遭遇的困難。醫學史必須引導我們如何尋找問題的癥結，也必須啓示我們如何面對困難的挑戰。

我收集了這些有趣而荒謬的資料，呈獻給各位，固然想博君一笑，但是我更希望它能使大家想一想：四百年前的醫學和今天有何異同？其間的進步代表些什麼？其間的落伍又代表些什麼？

比如醫學人物方面，大家一定注意到密醫斂財的技倆，庸醫殺人的可惡，四百年間沒有任何改變。他們所賴以生存的是醫學本身的問題和民衆心理的弱點，他們的存在是無知的象徵——並非他們無知，而是醫學和民衆的無知。如何喚醒醫界的頹風，如何引導民衆正確的醫學知識，是醫學工作者不可逃避的責任，醫師絕不單單治療那些找上門來的病人，點燃黑暗心路的明燈是醫者必須終身奉行的信條。

又如醫學理論方面，窮究宇宙的奧秘，本是人類進步的動力，但在能力不迫時，許多人不甘存疑，而要枯坐冥想，建立一套空泛的理論來解釋一切不可知的現象。我國古代有金木水火土，肺肝腎心脾的思想；印度也有空氣、粘液、膽汁三要素的理論；希臘先哲氣水火土，心腦肝脾的四行說，四百年前還被歐洲人所推崇；這些都是文明進化過程的必然產物，它們都是人類智慧結晶的一部分。但是，這種理論未經印證便被人盲目崇信，往往成爲理性發展的大敵。誰先超越這層障礙，誰就能從每一條血管，每一個細胞，每一滴試藥裏建立一門實實在在的學問。四百年前同時起步，四百年後強弱異形，勝利和失敗的分野，無非棄冥想而尚踏實。要扶持中國醫學於正軌，第一要務是從紛爭裏做抉擇，我輩醫學學生若能從醫學發展的軌跡中，掌握醫學進步的真精神，則在面臨取捨時，不致不知何去何從。

本文開始時，我已聲明莎翁作品與醫學有關者，不僅這些，像梅毒的治療，瘰癧木的神效等更奇妙的醫史趣談，只好留待綠杏十七期「莎翁作品中的疾病與藥品」，再加介紹。屆時我不再贅述感言，但是我寫作的旨趣，毫無二致，希望各位了解。